

刻意渲染威胁制造对立对抗,谋求绝对优势维护自身霸权——

美国新版《国防战略》充斥过时冷战思维

■ 焦亮 胡峰莹

美国《国防战略》报告速览

2005年3月

美国国防部首次发布《国防战略》报告,强调美国面临传统威胁、非传统威胁等4类安全挑战,提出“确保美国免遭直接攻击”“确保战略进入和保持全球行动自由”等4项战略目标。

2008年6月

美国国防部发布《国防战略》报告,强调“暴力极端主义是首要威胁”,主张把中国塑造造成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“利益攸关方”,提出“保卫本土”“打赢长期战争”等5项战略目标。

2018年1月

美国国防部发布《国防战略》报告(摘要),强调“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”,声称“首要任务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长期战略竞争”,提出了“保卫美国本土免受攻击”“在全球和关键地区维持联合部队的军事优势”等11项战略目标。

2022年3月

美国国防部发布《2022年国防战略的基本情况》,声称“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”,提出“保卫国土、加快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”“遏制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攻击”等4项战略目标。

军眼聚焦

前不久,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布了一份简短的《2022年国防战略的基本情况》(以下简称《基本情况》),提出了所谓的“保卫国土、加快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”等4项战略目标。尽管篇幅非常有限,但字里行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理念,暴露了美国企图通过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图谋。

渲染所谓的“中国威胁”,确立认知新定位

《基本情况》明确将中国定义为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”,声称“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是头号威胁”,要“加快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”。这样的表述,在美国的战略文件中尚属首次,表明其对中国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。

上世纪90年代,美国总体上奉行对华“接触”政策,认为可以影响甚至塑造中国的未来发展。进入21世纪,所谓的“中国威胁论”在美沉渣泛起,小布什政府明确提出“中国是竞争者,不是战略伙伴”。但“9·11”事件后,恐怖主义跃居为美国首要的安全威胁,美国遏制中国的“战略重心东移”计划暂时搁置。

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,开始着手结束“反恐战争”,实施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“亚太再平衡战略”“第三次抵消战略”等。特朗普政府时期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,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大幅前移。

拜登政府不仅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“全政府”“全社会”对华遏制策略,还积极推动集团对抗,从强化“五眼联盟”,到兜售“四边机制”,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、收紧双边军事同盟,在亚太地区推出“五四三二”阵势。这些举动完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。

推行“一体化威慑”,企图打造竞争新优势

《基本情况》指出,“一体化威慑”是美国实现有关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。

威慑始终是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手段。拜登政府执政后,调整了大国战略竞争的策略方法,特别强调发展并运用威慑手段。由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的“一体化威慑”概念,强调将技术、作战概念和各种能力以恰当的方式组合交织在网络中,形成可靠、灵活和



强大的威慑能力。根据美方的表述,“一体化威慑”不仅是制定新版《国防战略》的主导思想,而且将作为“美国国防基石”长期发挥指导作用。

“一体化威慑”包括四层含义。一是作战领域一体化,即发挥网络威慑、太空威慑、认知威慑的作用,使之充分融入传统作战域,塑造多域力量优势叠加的威慑态势。二是全球战区一体化,即打破各战区之间的地理界限,加强作战力量的动态部署和一体运用,达到全球一体化作战的威慑效应。三是国家力量一体化,即充分运用所有军事和非军事手段,深化国防部与国务院、商务部、能源部等政府机构的合作,形成资源集成的威慑合力。四是适用范围一体化,即将威慑应用到从“灰色地带”竞争、小规模武装冲突到高端战争等各种场景,贯穿和平、危机和战争的全时段,最大限度地发挥威慑功能。

不难看出,美推进“一体化威慑”,是信奉零和博弈、实力制胜的丛林法则,着眼赢得大国竞争、企图打造军事竞争新优势的举措。这再次证明,美式霸权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挑战。

强调“数据赋能”与盟友体系,突出维护霸权新路径

《基本情况》在提出有关战略目标的基础上,也指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路径。其中,对内重点是通过技术创新“强化持久军事优势”,对外则要借重“互利的联盟伙伴关系”这一“美国长期享有的优势”,要求制定防务规划的每个阶段,都要融入盟友的思想、能力和优势。

美军认为,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整个战场空间进行创建、传输、分析和分发,成为影响作战行动成败的重要因素。为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,美军颁布了《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》《国防部数据战略》《陆军数字化转型战略》等远景规划,增设了“国防部首席数据和人工智能主管”“国防数字服务处”“作战数据小组”等高级职位和部门机构,实施了“大数据到决策”“人工智能与数据加速计划”等重大工程与项目。

在具体实施层面,美国建立了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的标准化情报网络,并与军方情报机构构建共享系统;国防部与工业界、学术界和盟国建立伙伴关系,确保获取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;制定《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战略》及其实施计划,将“先进战斗管理系统”作为核心技术架构,集成来自五代战斗机、驱逐舰、无人机、太空系统等传感器的数据,为联合部队提供先进、有效的地面和空中目标指示及多域作战指挥控制能力。未来,美军将加速推进以数据共享为核心的前沿技

术开发及运用,以谋求更大的技术优势。

美国自诩拥有全球最广泛的盟友体系,认为这是任何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非对称优势。2021年3月,拜登政府颁布的《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》提出,要重点提升与印太和欧洲盟友的关系,确保在对华竞争中取胜。2022年2月,拜登政府颁布《印太战略》,进一步深化细化了与印太盟友加强关系的构想。

在盟友体系中,美国始终发挥着“召集者”“赋能者”“担保者”的主导作用,推进盟友体系范围不断扩大、军事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。当前,美国已构建以双边关系为支点,盟友间安全合作为依托的大范围防务合作网络,并重点从作战思想、编组编成、武器装备、计划制定等方面推动实现一体化,提高互操作性。同时,合作领域不断向网络、太空、人工智能、无人自主、量子通信、深海航行等领域延伸。

需要指出的是,美国《国防战略》渲染对立对抗,妄图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,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,严重破坏国际安全秩序,破坏全球战略稳定。其所作所为,违背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的时代潮流,折射出其思维仍停留在冷战对抗、零和博弈的旧时代。

(作者单位: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)

本版制图:张锐

军眼观察

4月3日,德军总监察长佐恩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,德国准备设立的德军“特别基金”是“专项经费”,只能用于未来一个时期军队装备建设。此前,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将设立1000亿欧元的德军“特别基金”,并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%以上。各界普遍认为,德将迎来“历史转折”,正式告别长期的“克制”安全政策。

德之所以设立“特别基金”,与德军长期以来的“顽疾沉疴”有关。冷战结束后,德军以非传统威胁为主要挑战,部队建设一直以“小、快、灵”为主。随着传统威胁回力,北约重提“集体防御”,德陆军压力陡增,补充重型装备迫在眉睫。经过多年发展,已有一个师完成“全副武装”,但仍以“老旧装备”为主,且相对分散。德军目前亟须升级“豹2”坦克,以“美洲豹”和“拳师犬”替代“黄鼠狼”步兵战车,并补充装甲救援车和重型卡车等装备。

事实上,经费不足引发的装备陈旧一直是困扰德军发展的老问题。2015年出台的首份《德军装备报告》指出,德军主要装备项目结项延期51个月,费用超出原计划129亿欧元。历经多年,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改善。2021年12月公布的最新《德军装备报告》显示,这两项数据仍在增长,分别为52个月和138亿欧元。

「特别基金」恐难起特效

德国将投入一千亿欧元专项经费用于军队装备建设

鹿巍

“守城”无成——阿军被动守岛缘于实力不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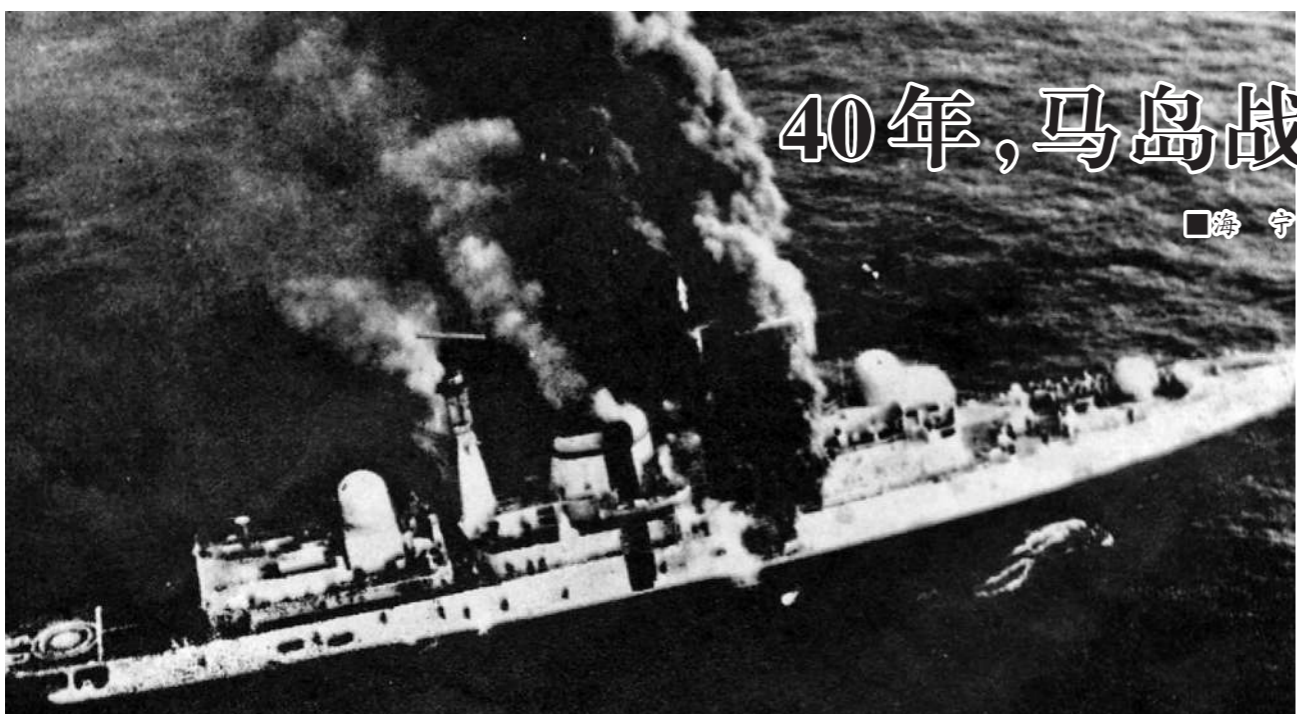
阿军消极防守马岛,在反封锁阶段放弃反潜和保护海上交通线,在反登陆阶段坐视英军上岛以致被动挨打同样为人诟病,但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实力有限导致的无奈。

战略空运能力不足。想长久坚守孤悬海外的岛屿,必须能突破封锁、持续“输血”。阿空军虽可利用英军战机数量不足的弱点开辟“空中走廊”,可惜仅有7架C-130运输机,无法满足马岛守军之需,即便征用波音707、福克F-27等民用飞机,也受制于载重量小、对跑道要求高的痼疾。这些都成为制约阿军解决补给问题的瓶颈。

海运“破围”困难重重。英国海军反潜和反制反潜的手段和经验都很丰富,其潜艇质量当时在北约内部可与美国海军比肩。马岛战争中,面对英军5艘核潜艇严密的水下封锁,阿军只能望洋兴叹,根本建立不了安全稳定的海上交通线。阿军的反潜机不仅数量有限,还都是老式飞机,航程和留空时间远远不足。阿海军具有反潜能力的水面舰艇,最新锐的恰是2艘英制“缩水版”42型驱逐舰,英国对其知根知底。阿军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对核潜艇时,只会“追不上、打不着、跑不掉”。

联合抗登陆实操不易。空地有效协同、避免误伤已方,需要长时间演练。英军在圣卡洛斯港登陆马岛后,阿陆军没有与空军联手反击英军滩头阵地,也是平时缺乏联合训练的结果。这也启示世人,仗怎么打,兵就要怎么练。平时不保持忧患意识,不认真备战训练,战时就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。

题图:马岛战争中被击沉的英国“谢菲尔德”号驱逐舰。资料图片



40年,马岛战争再回首

■ 潘宁

战史钩沉

1982年4月2日爆发、历时74天的马岛之战,是二战后发生在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战争,更是一次典型的现代化海岛争夺战。高举“恢复主权”大旗且占有“主场”地利和参战兵力优势的阿根廷,虽然曾取得击沉英国“谢菲尔德”号驱逐舰等战果,但最终作战失利,马岛也得而复失。整整40年过去了,关于参战双方的得失已多有论述,但许多教益仍穿越时空引人思考。

“伐交”有失——阿根廷错判形势遭美背叛

比起明显低估对手——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战争决心和外交手腕,阿根廷

更致命的失误,在于其严重错判国际形势,“伐交”布势失败。

未认清美国外交冷酷的“实用主义”本质。阿根廷军政府总统加尔铁里认为,自己的亲美立场,足以确保美国及北约坚持中立、不倒向英国;以“清除殖民残余”的名义收回马岛,也能迎合凭借“反殖民主义”击垮英帝国的美国。然而,“反殖民主义”只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口号和手段,而非原则和目的。随着主要英属殖民地独立和英镑体系瓦解,英国已蜕变为美国的“配角”而非竞争对手。而面对此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,在美国眼中,阿根廷作为“地区合作伙伴”的利用价值,远不如可充当“全球合作伙伴”的英国。与此同时,英国则通过渲染阿根廷军政府“独裁”展开舆论战,并以“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”的口号进行法律战,争取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。

外交缺乏弹性,未形成“统一战

线”。作为英国当时最主要威胁的苏联及华约集团国家,未给予坚决亲美反共的阿根廷任何援助。忽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加强关系,导致除秘鲁和厄瓜多尔外,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阿根廷的支持仅停留在口头,而未提供实质性的资金和军事援助。由于争当“南美领导者”情结强烈,阿根廷与另外两个南美洲强国巴西和智利关系不睦。军方长期强烈亲英的智利,更是直接对英军情报力量开放基地和监听站,甚至在边境地区制造紧张气氛,牵制了阿根廷大量空军和重装陆军。

“伐兵”乏力——阿军可惜未能“半渡而击”

阿根廷军政当局在具体军事指挥中的一些做法,一直为后世批评。如